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五冊

戶部

卷四

卷五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四卷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倉場總督孫瑋一本漕儲關係匪輕運期遲緩可虞懇乞

嚴旨責成以儆玩習以裕

國計事竊惟

國家歲運漕糧四百萬石以實

京師固三十六營荷戈之士仰給而食亦億萬生靈擁衛之衆貿易而給二百餘年所以固根本而
調營衛道實繇此我

祖宗誠重之也于是備設督運之官嚴定賛運之程明懸愆期之法載在

令甲其誰敢玩奈自河伯一徙于兩淮而咽喉爲梗自水旱屢奏于改折而本色漸空浸滯以迨今
日漕政日壞法令日弛而稽遲日甚臣蓋憂心焦思皇皇而靡敢寧矣即以去歲論五月間漕艘

即有抵滯者計至八月坐派入倉已幾百餘萬即有繇黃轉泇之誤使督運諸臣刻期催償不兩
月而竣何凍阻之足虞乃留通之浮言一倡官旗之觀望頓起匿舟曲岸即跬步且不前比臣嚴
加督責必欲運至京庾各官旗始知謀之不遂啣尾而進撥運無幾朔風驟起而水合矣計凍阻
共六十三萬有奇河凍舟膠不得不借力于陸運毋論輓輸之苦難堪僱值之費不貲即倍加關
防而積年旗甲賄通經紀車夫沿途偷盜挿和之弊何所不至及入倉非凍結成塊則蒸爛如泥
欲令如法曬揚暑短天寒凝水難化欲責官旗買換寢夫逆旅粉骨難完不得已爲權宜之計准
令收受入廄當年支放雖未經炎暑不至紅腐然較以乾潔米價已減其半夫以貧寒守衛之卒
別無經營資身之策八口所仰給者僅此月糧幾石糧易錢幾何而復以半價之米給之又何恆
暝目語難通市有飛諱之語豈非留通一言以誤之耶乃以今歲較之即延遲更甚去歲收自五
月始今自七月始矣去歲八月坐致百萬餘石今止四十六萬矣夫糧之至也以過淮過濟爲期
而糧之難至也以河凍爲期今將入深秋方報過淮而過濟之期尙爾寂然則糧之遠也明甚北
路早寒今寒露將屆運僅十一則凍之近也又明甚夫糧至之期甚遠而凍至之期甚近不待智
者已知運事之可虞矣若不及今嚴行申飭萬一復有襲故智而狃異說者將懷觀望彼此逗遛

恐今冬之凍阻水濱者又不止六十餘萬石而已年復一年視漕務若戲日遲一日以凍阻爲常此實軍

國之隱憂而臣愚之所大懼也極知總理運事者有漕河重臣總運押運者有總臣該道而贊運糾察以白簡從事者又有特遣之憲臣在焉諸臣洞悉時艱其戮力共濟憂

國急公之念固有百倍于臣者顧臣職司糧儲目擊倉庾空虛凍糧腐爛漕規廢弛懲前慮後誠有不勝杞人之憂者故輒敢披瀝其愚伏乞

皇上轉念漕糧係軍

國命脉

宗社大計

嚴勅在事諸臣乘今秋深水平時儕進其總兵漕儲道務令沿途分部催併刻期前來如有怠緩悞事仍至凍阻及溫爛不堪聽臣部該科及倉漕御史一體從重參處無徒以二三卑弁塞責如此庶可以結今歲之局預將來之備賑積習之玩而

國計其少有攸賴矣

臣願通德二倉去

京師不遠若河水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陸運之費不貲亦視太倉之有餘不足而時爲消息可也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直隸巡按田一甲一本爲敬陳漕白三事懇乞

即賜允行以便新運事臣奉

命巡倉以來凡于倉漕利弊無不講求意旦夕得代于復

命時用陳一得以報

皇上耳乃今候

命半載而新運已鱗次漸集矣其有事在目前無庸遲緩者謹先爲

皇上陳之

一曰輕齋之標解宜復夫輕齋銀兩每年解通庫者三十四萬八千有零其一應輓輸諸費倉漕

各役皆取給于此所關係非渺小矣邇來俱係淮安類解差官守支于運官毫不經手焉萬曆四十年內該總漕督臣有鑒于委官類解之弊慨然議以把總順帶解入通庫此其省一解官即省一秤免省一需索諸弊意至善也第法以祛弊而弊隨法生則把總之解輕齎職以爲有必要可行者蓋武弁之玩法甚于文職人所知也武弁之起家以賄債負甚人所知也武弁之見利而不見義得利而即鑽營人所知也文職非甚不肖猶或遮掩顧惜稍有忌憚焉且通庫部臣清潔相傳一切解銀皆解官自爲守放而把總一官舊運甫完卽趨新運能歲歲守支乎卽今季春將盡新運前幫已有過天津而二三把總猶或守支米完留滯京邸幸皆已陞者不然不知何以料理新運也

一曰車戶之脚價宜增夫漕糧每歲入京倉者二百餘萬其車戶僅六十六名耳

京師之民先年猶多殷實即賠累不之覺而邇來差煩役重多係貧窮卽此車戶一役皮骨盡矣職自受

命以來每缺車戶僉報一名若驅之水火舉室呼號千萬告免而至于見役者或消乏或逃亡富者立貧而貧者立斃此其故何哉蓋每米一石東倉腳價一分八釐西倉腳價二分四釐此相傳定

例也而各車戶每米一石東倉常費至二分二三釐西倉常費至二分八九釐若遇陰雨泥濘不便行走價更倍焉千車萬畜填滿街衢稍不如意散之四方有三尺所不能加而僵死所不能至者則腳價又其所不容不委曲增加者也况偷失有賠短少有罰雖倉橋各衙門廻皆賢者自好一洗往弊車戶或免分外之需而業已充其役能免毫無所費乎故職請于每石腳價量加三釐雖當此公私匱絀之時有裁省無增益而此之議加亦不爲多且不過在輕齋銀內支給而每年搬運之速不至泥爛糜費其所省便乎

國計更多也若惜此小費不以加給則勢窮必變即今僉報已甚掣肘將來必至于逃亡殆盡其何以竣厥事耶此

國家命脈所關斷不容不加之意也

一曰白糧之外剝宜建夫白糧每歲二十一萬九千餘以備

上供御用及各官廩餉與軍

國之需並重焉舊例白糧至于丁字沽交卸其分剝者即漕糧剝船原設于河西務者也惟是白糧每船較之漕船殊大止能至丁字沽而止而沽之至河西務猶百里而遙取漕剝以剝白糧往返

守候稱極苦焉矧邇來漕白併行天旱水淺則漕剝止足供漕糧之用而白糧于是乎無剝矣不得不僱覓私船而糜費益甚前臣耿鳴雷條議于裏剝增造六十五隻剝白糧誠有見于漕白并至共剝相妨耳第外剝之需船更多而急其何可不爲之所乎錢糧加派而每年脚價原有定例即以此項充擇駕工食及朽壞修造之費焉蓋每百名脚價額定三兩一錢九分每船可裝米二百餘石亦每船可剝三四轉則二十餘兩之脚價三七扣貯以備修理剝以作工食有餘也惟建造隻數據解頭等意欲造船三百隻職意白糧既有專剝亦不必如此之多而修造或發之清江廠或候派銀到日即招覓看守人委官督造又在該部之再詳議也凡此三者皆一時之急若今不言恐轉盼新運之到又無及耳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詳議如果職言不謬即將輕賚銀兩移咨總漕仍舊委官標解以杜把總之弊萬不容再誤以填谿壑至于車戶腳價再酌增加數釐永爲定例其建造丁字沽白糧剝船于官無費似應可行第不知五府士民稱便何如亦宜移咨彼中撫按再爲諮詢查議建造錢糧作何加派如果議妥確當即于今歲速造待剝庶于漕白永絕弊累而于國計均爲有補矣

職按議漕白者多矣獨此三事皆體

國恤民之要務而輕齎銀兩不委武弁解納足杜乾沒之弊夫廉者可使守財非可望于債帥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直隸巡按毛一鶯一本爲轉餉竣事敬佐末議以規長便以備

採擇事臣聞習者巧之所避害者利之所乘故習之門巧者不過而嘗其害利無所遺語不誣也臣不敢侵言習而業已受事十月不可謂之不習也臣不敢溢言利而遭遭之厄至瘁股脛嘔心血以僥倖得報成事則謂之嘗其害也可業嘗其害矣而不悉其利可乎故有語似平而實係對症之藥言若遷而實爲徒薪之計敢一一誦言於

聖明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缺船之速造當議漕糧之賴有漕船如食之有器也船數之准諸糧數如形之有影也缺糧則船無所受缺船則糧無所依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然而缺糧百無一二缺船則十處而九矣查

議單所載凡軍三民七釋價軍衙有司依限征扣八月以裏給發買料興工其設期何預也料價未完一面將堪動銀兩點數借給一面查欠料軍衙有司嚴行追補其設法何善也延至九月不完工則議罰十一二月不到水次則議降其程限何嚴也乃邇年以來非任其廢缺不行查造即聽其耽延多至後期有一幫缺船至數十隻者有造船延至四五月始到水次者勢不得不僱募酒帶僱募則腳價無出酒帶則載重難行弊孔百出挨延萬狀軍與運兩相悞而兩受其弊今且置原額於不問沿酒帶以爲常矣帶愈多則船愈重船愈重則行愈遲即日一令曰爾過淮洪無違限爾抵壩完納無愆期也此如却步求前無米索炊又何以異也如今歲楚中新船殿後江北僱募耽時以一責虧功致全漕幾厄蓋缺船之遺禍烈也

請自今日始嚴加申飭即宜行淮廠稽核船數及時補造并行各省直兵糧道通查總衛所各缺船若干所需工料若干先借動庫銀辦料一併造足給其領駕一面嚴追底料補庫造船不得過八月完工不得過十月駕赴水局不得過於十一月法在必行如遲延悞降罰一如舊限一毫不得輕假造完之日督造官將發水月日揭報院道以便稽核仍出一印給付額運官收執以便查對庶運官不得借缺船爲遲局勢不得不速赴水次有司不得借無船爲口實勢不得不徵糧貯倉

有司儲米以待船運官擁船以待免即不煩催償而漕運自速矣說者曰今歲以全運不免捉衿露肘耳一遇減存而何難東挪西移左支右吾也夫減存非災祲則早荒耳與其爲減存無寧爲全運興其爲減存計權宜孰若爲全運計長久乎且漕規之不報繇缺船也此缺船補造之期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造船之定式當議船之有式如衣履之於體裁酌其所受而因鄉爲大小故服履不章爲身之災未有漕舟而可任意屑越漫無限制之理查

祖制每船載米三百五十石帶耗米不過四百餘石又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今即從寬格每船計載五六百止矣乃今各總船無不可容千石者抑何侈也若江廣糧船體式愈大令人駭目扣之皆繇旗軍幫造每船變產揭債有貼至數拾金者有貼至百餘金者遂放樣長大恣所欲爲蓋彼捐本既重價利必奢每於兌糧完後即滿載貨物以行船重如山勢不得不灘淺起剝移船如移山勢不得不前脫後壅嚴督之則曰水淺膠舟耳窮搜之則貨累累如百家市矣窮一甲而彼甲復然搜一舟而後舟復然寬法宥之則舟膠盡法繩之則軍遁治一甲而號令衆甲則死且不悛言何能喻盖若輩以身殉貨耶剖腹藏珠不足喻其愚總之船大爲祟當其幫造時此弊已牢不

可拔矣今不議船而議船行之遲速見猶課牛車以千里責股於腰者以馳險踰峻也

請自四十八年爲始各省廠造一如漕規盡革幫造陋習倘以積重難反當以江廣船製準諸今日之廠造以廠然製準諸昔年之四式長短廣狹俱定以限制越制者監造委官必罪不宥船尾書某年造數字塗以硃丹庶新船不致混亂船兩傍扣五六百石吃水若干即印以火烙字跡庶載重易於辨白不越數年舊船盡而船式畫一矣船有所限貨有所窮旣省貿易之遷延又免膠淺之盤剝即不煩催而自速矣說者曰地分南北勢難周知獨不見京衛諸艘素號窄小而遞年兌運江省漕糧寧別爲徑路乎乃歲歲行之如坦途乎此造船一定之式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軍器之整練當議糧係軍

國命脉計四百餘萬由東南西北計程數千餘里中途水旱盜賊時有不測而盜賊爲甚而在今日爲尤甚先年以民糧而改兌運於官軍豈無深意哉蓋旣分隸各幫又復卒徒數十萬俱習技藝足禦寇防敵且輸輓且捍衛計之密也昔陳平江常以督運遇倭寇督運軍戰退之此非先事之驗乎邇緣承平日久始以因循狃爲玩愒官多執袴養驕不知教演爲何術卒惟外省水手烏合不知武藝爲何物幸而不遇事端卒起耳倘卒起之變非烏驚魚潰則藉寇齎盜無論督運軍戰

退如平江故事即求所爲捍衛者而不可得矣此等光景即平時猶不可不預爲桑土之計矧今東隅多事水旱頻仍邊海處處空虛盜賊時時竊發如淮揚登萊津通俱係中原重地又俱係倭虜得乘之地萬一有警漕必先受其禍則顧慮安得不早而訓練安得不議也爲今之計宜查動輕齋等銀每船各給二三兩不足則預給賣纜以佐之使各船預備弓矢鎗刀及火藥諸器渡江時即赴漕儲道查驗核實無許虛冒又比以什伍統以把總或於漕隙處或遇阻幫時即沿途操練不計懈弛務使聲息相通首尾相顧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此今日運軍第一議然而空卷不可以冒刃制挺不可以撻賊則緊關尤自備器械始說者曰糧船以萬計官辦給則錢糧無所處軍自措辦則虛塞責職以爲藉利器以衛

公家寓勝兵於運卒可愛護一指而擲肩背乎况軍辦而官核之既可壯漕舟之色又足壯軍國之衛此軍容整練之且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水櫃之清查當議我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所賴以轉運者漕渠一衣帶水耳即雨暘時若河水充盈尙須節宣啟閉稍遇凶旱河流立涸若今歲淺汛見底一舟之移至難如拔山矣即如去歲重運至濟寧一帶盡被淺

擋束手無策設非秋仲得雨豈能飛渡查汶上縣有蜀山湖東平州有安山湖濟寧州有馬陽湖

沛縣有昭陽湖

先朝尙書宋禮設爲水檻以濟漕渠各建有斗門如漕河漲則減水□湖以殺其勢漕河涸則放水入河以濟其流計何深遠也邇年以來豪猾之徒與水爭土與漕爭利將儲蓄之處竟作耕藝之場有司且利其租稅舍大圖小遂令滄海桑田盡爲豪猾所罟河漲而不能洩水涸而無以濟其不爲漕用也久矣卒遇旱乾水溢必有大悞運船之時彼

京邊百萬荷戈者不移腹待耶則今日議請議復不待智者而知也但久假不歸已在可問不可問之間也須得任怨任勞之人重以事權假以便宜毋以旁掣礙手毋容浮言中傷始克有濟然此等徇一毫人情不得著一毫我見不得堂堂正正特揭日月而行彼即有雌黃之口豈能盡奪黑

白之實者宜

亟勅總河臣嚴督該道該司併力清查務盡復舊日規制勿以姑爲待而嘗之勿以稍有阻而置之效則破格優遷不效則加以治水無功之罰此又河工視以成毀在

廟堂之上定力主之與當事者確持始終庶可堅彼任事之志耳語曰未雨徹桑先病求艾如今歲

遷此淺期再不亟爲清理是雨不調桑病不薦艾坐視漕事之極弊大壞盡失先賢之良法美意
司

國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說者曰極重之勢難反非嘗之原必懼矧湖租歲入且饒民居藉輸課
以養生官府藉佐費以養廉所從來矣噫是何言與民課與

國儲孰重公費較

尙食孰急彼當年規劃之始不知費幾許籌畫幾許經營而積漸屑越至此極也請一顧名思義則
所謂清故址增堤岸禁盜握除租稅以亟復先賢遺意豈待終日哉此泉湖清復之舉不可不議
也

一曰衛河之疏浚當議查得衛河發源於輝縣梨刀泉至元城而益以漳水故先年虞泛不虞涸
自漳河北徙泉流單弱而衛海遂有壅淤之患已十數年於茲矣故向來議浚淺議建閘議道水
言人人殊猶如亂絲之無緒夫閘以蓄水必不得已而後建者也衛雖間有壅淤如今歲淺涸景
象則百年不一見之事但得口外一閘以平閘河之水勢足矣安所需多閘以待百年之用者而
爲漕運歲歲增一梗哉無已則問水窮源尤爲應手急著耳今歲衛水淺竭運事久不可爲道臣

翟師雍苦心窮探悉得其槩漳河故道自臨漳河口起至元城縣小灘鎮止約長二百餘里河身
見在不煩工力而淤塞者僅十有二里挑濬亦非難事近口處所須築橫堤一道以障北流使歸
故道核所費當不逮萬金即可拱手而成惟有異同者漳有水時而漲或致渰沒而大名府適當
其衝臨清州適匯其流耳然聞漳未北徙之先數十年僅有一泛漲在大名不過沒田數十頃水
退更成膏腴而清源即沒田未之前聞可見即偶漲亦不爲害况數十年一見之事而遂因噎廢
食哉次之則有浚小舟河一策小舟河泌河流派自河內清化鎮起至合河鎮與槊刀泉合流以
濟運也查合河出入之口須四丈濶深丈餘而上流則深濶各不過五尺許受水幾何無濟於用
須大加批濬令深須合河口等則滔滔之勢不減泉流其有濟乎然傍有八小河舟河特居其一
餘皆民間引之以資灌溉者也舟河之分數增則餘河之分數減恐或有從中撓之者此宜

勅總河臣主持必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互酌而交任之可必其用力省而收效捷此較漳河似屬

第一議然旣省於用力又捷於取效反覺勝一籌此今日所當亟圖也說者曰利不百不易業事
速成則易壞業知夫一勞永逸之說矣則胡不挪漳水以收全力而顧以汙潦爲嚆矢耶是不然
黃河之險無處無之衛河之竭則百餘年僅一見也治泇河以避之河之險治本也治小舟河以

救衛河之淺治標也。况障漳河非萬金不可疏。小舟河即千餘可辦。况障漳河則利害半疏。小舟河則有利而無害。且未見小害之足以遏大利也。此衛河疏濬之事不可不議者也。一曰白糧之幫船當議白糧關係。

上供豈宜緩於軍儲。况覈其數僅足當漕糧二十分之一。舊時定限正月開幫。蓋以急需不得緩期。而又念漕軍勢衆。不欲備處以爭。此衣帶水耳。今開幫率遲至三四月。勢不得不與漕船挨幫遞進。而往之開隙。賈爭每歲以爲常者。非盡旗軍恃衆也。咆哮亦緣白糧體大載多漕。艘居其前者如釋重負。處其後者如落深牢。而催償者方迫以兼程。方齋以延緩而無奈。白糧重舟之當前阻壓也。夫人有催督在後。阻壓在前。而不力求解脫。以去者乎。況一阻百阻。即一閏百閏。當其閏而禁之。官之卑者如揚湯止沸。其尊者又不及趨而前。即趨而前矣。然以多寡強弱論所督。不得不在旗軍。然何異白之懸而黑之募也。宜自今以始。白糧必令十二月兌完。一應車腳米折俱限有司十二月解府轉給。無得愆期。定限正月開幫。俾不得漕船相值。而所願募民船必照淺船事例。止合裝五六百石。不得以不分票爲辭。各縣俱照預定船數渡江之月。憑漕道掣駁放行。其船不足數及仍用大船者。即申總漕巡漕衙門。即時參究。則不惟船小載輕。部運糧斛可速竣。事即偶